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一

元 趙采 撰

䷺ 坎下巽上

程子曰序卦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兑也為卦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涉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愚曰剛來而不窮伊川文公皆言九來居二柔得

位而上同文公云是六二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
同於四伊川則云柔之往則得三位於外而上同
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二先生之說不同
何也曰文公之說以渙自漸變故云六往三而上
同四伊川之說以渙自否變故云柔得位於四而
上同五此二說所以不同也大抵剛來而不窮者
謂九三之剛自否四而來解難散險不困窮於二
陰之中能拯民之象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

四之柔自否二而往得位乎外而以巽順上同于
五與五同心能致君之象也二臣如此此渙所以
亨也此以二四卦變而言渙也曰王假有廟者王
謂五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九五有自門闕至宗
廟之象夫収精神之渙散莫若廟収人心之渙散
莫若王在中在中者用中也夫王用中則天下同
歸于中矣曰利涉大川者坎為大川巽為木為股
五正體巽得四柔之同心得二剛之散險以之濟

難功歸于五曰乗木者用巽也夫木惟順水不與之爭力故能絶江河聖人惟順人心不與之爭勢故能濟險難有君如此此渙所以亨也此以九五二四言渙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収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

作足馬之壯健者也初六體柔而居順二斯拯之
矣自處者順拯我者壯是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程子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
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
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
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
相賴者也故二以初為机初以二為馬二急就於初

不與險爭動其保身遠悔者乎坎坤體坤為身故
曰躬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
光大也

程子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
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
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
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

朱子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愚曰坤爲衆渙三陰羣也四以巽順近君上同乎五與五共圖天下之渙者也五艮爲山山半爲丘丘聚也文公云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類之象故大善而吉又言能

宜也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
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
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
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
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愚曰此卦否之乾陽降於二坤陰升於四降者成
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有疾者否隔不通使

程子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于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而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子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以卦才言内兑外坎説以行險也人於所説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説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

舜三代節於名物孔孟節於道義皆所以為萬世之澤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程子曰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于節之初為戒甚嚴也爻辭于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

初九之不出戶庭何也聖人曰非不出也知時之通塞而謹之也何謂通塞初九六四正應也以正應而往來故曰通然九二近比而不相得而以剛實窒其所行故曰塞此初所以不出戶庭而謹之也繫詞又推其義欲初先謹之于言語何也兌為口舌也故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言語不可輕出戶庭可輕出乎

節甘則吉節苦則凶今六四居人臣之位安其節以上承於五五以中道節天下者也六四上承五之中道无過焉无不及焉既安且亨不亦宜乎嗚呼安節所以見治世苦節可以知時危此人主所以貴乎中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子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

美行而无弊故曰往有尚夫九五居位之中以節天下天下樂其甘而不厭此所以為節之主也此所以為節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子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盖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一

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子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說而巽以二體言卦之

中庸之至誠也其曰利貞何哉孚而貞者天之道也天无所不孚亦无所不正孚而非貞則涉於人欲之私如尾生之所謂信也其孚窮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子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中而已于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

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愚曰虞訓度訓防訓專程朱二先生以虞為度王輔嗣以為專愚敢合三訓而釋之中孚之初在于度所宜信而係心專一初與四正應也初之信四此宜在所專一者也然陰陽相孚必從其近三近也與初同體者也初之說三情也豈可不用其防乎故易戒之曰虞吉謂初當專信乎四而不失其正應則吉若說三而從之則為有他而不能燕安

朱子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震為鼓或鼓也艮為止或罷也三動離為目兊澤流目泣也震為聲兊口所言歌也三與四同類而異志近而不相得視四猶敵也故或進而鼓或退而罷或懼而泣或喜而歌惟其不當位所以自為紛紛而情狀如此夫六四類也而疑以

師能左右之曰以初艮體在下止而柔不當過也
然正應在四為四所以初遂不當過而過焉有如
鳥之上飛迅疾雖欲止之不可如何且繇詞謂飛
鳥遺音宜下不宜上大吉則此爻鳥飛上不下其
凶必矣聖人於陰之初過已慮其勢之不可止遏
故戒之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遇之者依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愚曰以九居四雖不當位以剛履柔爲得其宜故无咎然四與初正應也四應初必過二二中也弗可過也四若往過二而欲遇初必危厲四初相易成坎坎險危厲也此四之所當必戒也夫四之應初正也時有不可應只當隨時處順不可固守其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程子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朱子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亢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十二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子曰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隂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子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程子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

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
為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
於異時也聖人之為勸戒深矣中正之道雖不為時
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
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朱子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
君宜得行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
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

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

自得之戒

愚曰離為婦二坤為輿茀婦車之蔽詩曰翟茀以朝是也五與二正應也五當既濟之時安於其位无動而有為之志五不動二雖有文明之德豈能自行哉譬如婦車有茀自蔽則可行令為人所竊而喪其茀欲行不可也然二五為陰陽正應數窮必復五終應二則二可往五是喪茀復得而婦車

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誠豈淺見所能及也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殘民也

朱子曰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愚曰鬼方朔方化外之小國指上六坎言也三以

剛居剛純任剛德力於濟者也然兵不可輕用而任剛以濟初雖吉未保終之不亂也高宗中興鬼方未化伐之固所以濟之也伐而必克固成濟也克之必三年則為力亦憊矣幸而不用小人否則兵窮于外民困於内終亂必矣舜征有苗用武而三旬逆命脩文而七旬來格烏在其憊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子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

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火不交則天地閉物而生理熄矣在人身亦然故

曰未濟男之窮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子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懼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

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愚曰卦詞未濟亨者謂未濟而常求所以濟之之道旣濟而常以未濟爲心則何往而不亨彖辭未濟亨柔得中也何謂柔得中卦自否來否六二之柔得中而上行天地相交否者亨矣此賛六五也何謂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坎爲狐小狐指初爻也四爲坎險五爲中出中

如此不知其極又何如也彼亦不知極之尤非其

任也吝云者不足勝任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程子曰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于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居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有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

程子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隂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隂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隂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朱子曰隂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

吉悔亡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盡於此也或曰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亦有意乎曰三十亦無欠也三十四亦无窮也

乾隆御覽之寶